



三傳辨疑卷第十八

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苢

賦菁菁者我昭子曰不有君子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

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劉氏曰唯正月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又引夏書以證之今案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曰十月之交物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日食為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葉氏曰昭子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言用於正月則大史與平子皆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季秋言之則先

正之禮不獨在四月凡食皆舉之矣經書曰食三十六其言鼓用牲于社者三而已其二皆在六月則見襲用太史之言獨行于建巳之月為非也其一在九月則見其三十皆不舉獨此一舉為得禮以見正也左傳不如此而惑於大史之言故誤以莊二十五年授之東萊呂氏曰周之建子特以華命而改之爾若其行事用夏正未嘗改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正是夏之正月正歲則是周正十一月爾鄭康成却差互說之最是凌人一官四時皆具而可考掌冰正是一句歲十有二月是一句東成註改書正為政則正字為是乃改今正字非也宜當從故書政字謂掌出入水之政爾下言歲十二月則斬冰春則治鑑夏班而秋刷四時之具如此豈不是夏正邪

秋郊子來朝

左氏曰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

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其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為尊收脩及此則所謂木正金正水正者此亦參見他書宜不聞其以鳥為名都在中國既少皞氏後不得為四夷左氏之說與引仲尼之言皆近於誕不足信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瑩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案大辰杜氏謂房心尾在漢之西不應云西及漢如杜氏所釋謂孛星在辰正則與經文相戾矣且日星之變

之事所召災禍之來固非一端君臣但當改過脩德消天變耳必指其事以實之此漢儒之通弊左氏見後書宋齊陳鄭災而遂指以為言耳夫四國之災固在其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 詳見文十四年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公羊曰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實戰則書戰春秋無詐戰不言

戰之法也

穀梁曰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

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獻可杜氏曰春秋豈有進夷狄之意和春秋志楚貪暴久矣今及吳師戰于長岸春秋因錄其實見吳楚爭強交

亂中國無能制之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曰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夫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

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宮祭舊宮勿出於宮使子寬子止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子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各敘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

剝居火道行火所燉城下之人伍列登

不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

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

知陳許之先亡也氏曰大辰心也

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廢子孛星加心

特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室室亂劉子單

一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歲而後定至哀十三

李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

亂而陵上國日敵於兵是骨如山其庚氣所感回將

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愚察左氏載梓

則為李慧者掃故罪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三天下兩主

報之胡氏之言則天有異故知說春秋而以其事驗某

餘事皆失之況也

穀梁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

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

同日為四國災也

六月邾人入郟

左氏曰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

而舍其女案邾子果從幣於邾經

曹平公
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悅
焉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
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氏其亡乎非本義不錄

上可白羽

八曰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
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
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
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寧舊羽案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左氏曰許靈公畏

偏于鄭請遷于楚故公子申遷楚當時許自欲遷傳與
經合是故鄭之令則楚欲遷許雖非逼遷經亦當見意
而亦不自遷為文
疑傳不得經意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圍

一取邑經不
錄

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

身而樂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識
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

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

月之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樂殺是

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君子之聽

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

也辨見穀梁及葬許悼公

穀梁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

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

歎粥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亦止自責而責之

也區陽氏曰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

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何哉

論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

而信傳及從為之辭若果傳實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

之法哉且聖人所以為法也向使聖王在上豈遂以弑

之易加人乎君舉陳氏曰世子諷亦不嘗藥爾何辜

大晉黃氏曰三傳皆以為非弑而其說亦不同左氏

可世子不知嘗藥君卒而哭泣

皆是也但後說不然耳世子藥殺其

春秋書弑而左氏公羊鍾離

秋書弒三十餘人

藥使止之太忍之名然則止必

以戰君春秋誅之已詳其書

藥而加之事在於不嘗藥亦當

原情定臬必不妄加以弒

或可信自太子奔晉以

奔陳之類是也今止果奔晉

不可信者也自君子以下

惟止進藥而藥殺一

未討書葬為義而

梁之言皆無可取

論君子即止自

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也欲得位也至聖人原情定臬必不妄加以弒也
一氏自許悼公也凡弒而出奔者經必書之以見臣
討賊之舉知宋萬出奔陳之類是也今止果奔晉
經豈有不書者乎此其事之不可信者也自君子以下
乃無禮之言有不足辨者公羊傳惟止進藥而藥殺一
謂事或可信其餘皆無足取其以賊未討書葬為義而
其以日弒為正卒而不弒固不足憑至論其事之虛實因其
責而責之尤不足辨天下豈有不辨其事之虛實因其
自責而遂師之理哉

左氏曰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障使孫書伐之初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媵婦及老託於紀鄭紡焉
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
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
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案莒子奔紀
郭經當有見

此有婦人至入紀非
我不錄但未詳信否

于悼公

以書葬不成于弒也石氏曰穀梁傳

有所見也如蔡景公則以為不
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為盜

表

不使止為弑父此傳例也通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
而亦書葬邪觀夫許悼弑而書葬者非他蓋變生
而不及國又般止欲沒其弑逆之跡具禮葬其父
論使往會葬故書葬焉歐
論止為弑得其旨也

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日子既生不免乎
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
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
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
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趙氏曰葬般弑固而立景公書葬許止弑買而奔悼公
書葬辭無別也若以葬許悼公為聽止則葬蔡景亦為
聽般也信經舍傳可也愚案經明書止弑其君買而又
不使止為弑父孔子無乃反覆不自守法乎且穀梁又
以時葬而知其不使止為弑父
又繆之尤者辨又見桓十八年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
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
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
公子喜時從與公子翬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
時見公子翬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

而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

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劉氏

非也何有賢且祖諱其後子孫惡乎臣而出奔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

皆可諱是管蔡不誅於周也貫道王氏曰經書自某

奔者宋華亥自南里宋公之弟辰自蕭及公孫會自也鄭會之食邑也得肆而出由邑而奔以不言畔為喜

時諱公羊之

穀梁曰白夢者專正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

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趙氏曰案人臣不以邑叛適

氏曰若臣不叛常事爾何足褒哉其曰曹無大夫辨見成二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

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思園欲去之公子朝通于

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思園公

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

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見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

子事平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

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

氏惟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新以當門使

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駟乘及閔中齊

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

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繫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

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禮者曰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彰齊豹為衛侯之盜也不義其書為

盜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夫齊豹書盜

而求名而云三叛人名則曰欲蓋而彰一則以書名

為欲蓋而彰一則以不書名為求名而亡如是用流

能曉之餘以為此非春秋之旨也案春秋書盜五襄十

年盜殺其公驂公孫輒昭二十一年盜殺衛侯

三年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凡書盜者做者之名字不著於經也

公羊曰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案衛侯之兄不立必有其故或庶或疾未可

梁曰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

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

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蹶衛謂之輒案

為足疾繆甚

冬十 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氏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

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

子匡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強向宜向鄭楚建邕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

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然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

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

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控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

華糴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

復而所案三卿殺四公子兩公孫經何以不書

也者

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

以齊鮑國歸且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

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

恐加四年焉為十一年使魯果用齊鮑國歸費之

未必敢怒晉也凡此皆可疑者也又非本義不錄

牙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曰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里氏曰非也宋南

何疑也又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

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南里非南鄙也內弗受

八年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

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鞅哭曰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曰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如其信然不可以訓

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穀梁曰自宋南里者事也豈特專而已

大蒐于昌間

穀梁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夏苗秋獵冬狩 蒐於周禮爾雅左氏若詳矣今穀梁乃曰秋而曰蒐不知禮義未穀梁豈見八年經書秋蒐于

此言乎遂為

王室亂

公羊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木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其理曉然而何休云皆趨文而意者也楊

氏曰書王室亂者跡其本而書爾豈謂其不及外乎悼王共王后之嫡嗣也子朝者嬖人之庶子也而景王寵

子朝欲立之是夫婦之位不明也父子之道不正也兄第之序不別也故謂之王室亂也 譏景王不能正家而

也噫文武之教起於社席以王不能法其祖也甚哉

穀梁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以亂為未有所成不特不知訓詁害教孰甚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公羊曰其稱王猛何當國也劉氏曰非也王猛乃王

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

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

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名篇都乃王

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以不諱也踰年之後曰

稱之曰天王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

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後曰

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羊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

謂與小白鄭突等矣不知文無所移易甚矣其陋也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李氏曰先儒言景王

村預亦以猛為次正然則猛之不稱天王而名者喪未

喻年未即位爾禮王在喪曰小童公侯曰子傳亦曰天

子三年然後稱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此據王與諸侯

之所自稱也其在史策之文但一年不可以二君曠生

不可以無君故未踰年則謂之子踰年則皆謂之君諸

侯在喪可繫國以言子若經書齊子宋子之類者多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篡辭也劉氏曰非也

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

羊乃以入為篡辭蓋以齊小白入于齊許叔入于許

伯突入于櫟之例求之也不顧上文而但以入為篡

至於此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劉氏曰非也必

三傳集注卷之八

劉天王入丁成
周亦弗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

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劉氏曰非也向言王

是乃老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書之明

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禮之次序各自有所宜不

必未踰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

可休云春秋纂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也春秋視篡奪

之人無可奈何爾直其所自稱呼而書之者見其罪也

豈與使君之平若纂成則與使君之是春秋獨惡不善

篡之縱所善篡也大為之防民猶踰之又開其利篡者

矣眾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左氏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郭潰丁未晉師

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

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

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

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弟殊邾師過之乃推而

曰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劉氏曰非也猛雖

王卒固當告於諸侯諸侯之未成君之卒乃不書爾

極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

失之

廢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媯如晉劉氏曰此不然也案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

晉在癸丑之前大庚戌癸丑日耳邾人已能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媯

左氏曰叔孫媯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媯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

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

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

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辭叔孫必

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

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

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

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

之非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

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

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

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以上事推之知此未

信可蓋

國郊

公羊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

子也趙氏曰案比實不伐天子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愚謂晉人圍郊本圍王于朝所據之邑公羊誤

以朝為正故云然

戊辰吳敗頓胡沈於陳許之師于雞父胡于髡沈于遂滅

獲陳夏齧

曰楚師大奔書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

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左氏曰楚師大奔又

未陳而吳以詭謀動之使至於大奔此乃左氏未陳而

敗之例不書楚何哉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非也推驗

事理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

諸侯先至故吳得獨助之楚師未與吳師相戰經無緣

與楚左傳所云七國同役楚師大奔楚未陳之類皆不

書楚合似足而實非者也愚案胡子沈子書滅者死也

而不少戰故以未陳釋之如此釋者多矣故知其為自為之言也
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

生死時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

吳少進也劉氏曰非也此欲自文飾其短爾案戰者凶

秋一肯手且王室亂非秦由沈頓所能任其憂也何故

責之為夷狄乎故於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

之惡於中國則固以夷狄之行而強詆以舉此弊由日

月為例也誠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

矣愚謂滅曰滅獲曰獲義自不同左氏公羊言君臣辭

非也夫秦獲晉侯豈非君乎

穀梁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

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鬻獲者非與

之之辭也上下之辭也劉氏曰中國不言敗非也敗者

信也夫夷狄者多詐春秋自宜

書以見之何有反匿其詐乎

天王居于狄泉

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劉氏曰非

為未三年不當稱天王爾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

後臣子可以天子稱之矣而王者未可自決政事也豈

謂都無天王之稱哉天王居于狄泉臣子之稱也

穀梁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禮稱王

有因其居而

王之理哉

丑氏立王子朝

穀梁曰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劉氏曰非

也

於尹氏之朝哉愚案春秋不以去王子為貶故書王子朝非別乎尹氏之朝而稱王子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氏曰丁酉南宮極震甚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

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

震夫奔之矣東王必大克甲子與經不合又無義不錄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辛曰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有疾則書有疾何殺耻之有

穀梁曰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無益

二十有四年春媿至自晉

左氏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媿

至自晉尊晉也媿不書氏前長耳非尊晉也

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此本記媿見執首尾非由

之上致也

夏五月乙未日有食之

上曰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暍子曰

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

將積聚也日食天變也豈特水旱之應而已乎左氏蓋見八月大雩而為此言耳

冬具滅巢

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具不動而速之具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狝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兵入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
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劉氏曰書曰
巢伯來朝爲

諸侯審矣非楚邑也黃氏曰意古雖國而今屬楚也愚
謂如左氏說則爲楚伐兵且邑不言滅鍾離不見於
經未可據也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左氏曰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
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
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
賦桑扈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
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
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曹
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
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
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
憂案堦果為季氏逆女經當有見今但曰如宋則聘而已自桐門右師至何以能久又非本義不錄
有鸛鵒來巢

左氏曰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
為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跌
跌公在乾侯微寒與櫛鸛鵒之巢遠哉遥遥禍父喪
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
其將反乎近於証不錄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
巢也貫道王氏曰魯界濟水濟之東本無鸛鵒所謂鸛鵒木輪濟也顏師古以鸛鵒本巢居不皆穴中
國多有之公穀以為穴禽非也

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穴者而曰
巢或曰增之也雍氏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文雩

公羊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曰案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指掌果同
云公以九月始遜豈以七月已與季氏戰乎若使時實
不旱亦不得託雩以聚衆也曰若七月聚衆則何
至九月乃出奔乎何休也說日爲君辰爲臣者逐季孟
之意蓋迂而不典

穀梁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有中之辭無理
之甚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曰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此訓諱得之
義則彥如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曰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臧昭伯率從也
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緒從公
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公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
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乎子稽顙曰子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

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幄之內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縛歸平子有

與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本意不達春秋所

陽州字野井為禮夫禮以忠信為主昭公顛倒至此齊

侯又以虛文接之豈禮也哉且昭子祈死而戊辰即卒

必無之理也又於經略不見意但書叔孫婁卒而已豈

可執傳以疑經哉餘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

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

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鎖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

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饔

奉就敢致糗干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廷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

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

魯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
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
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
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
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乎噉然而哭諸
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蔭以臂為席以鞶為几以遇禮
相見孔子曰其禮與辭足觀矣孔子書齊侯唁公于野
井正譏其不能討季氏

之辭而但以虛文慰安之耳公羊
乃謂孔子取其禮與辭豈知言哉

穀梁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但如此訓詁
何益於經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曰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癸即位
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
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
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
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
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聖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

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考之於經略無宋公為昭如晉之事未可據也

公羊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

以地憂內也亦左氏之意

穀梁曰祁公也亦左氏之意

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氏曰十有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劉歆曰傳言圍未服也李氏曰劉何能知

此年圍未服經何書取苟生智臆非也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雖不為公取亦當書之

穀梁曰取易辭也內不言取必其為公取故易言之也

雖不為公取亦書取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氏曰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杜氏曰善宋人違命以合禮愚謂葬元公魯往

會其葬因見私謚之義耳如其違命以合禮亦非本義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曰言魯地也

雖非魯地亦曰居如天王居于前是也此在魯地但不曰出耳若居之

一字未見在外在內也

穀梁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

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

外公也陽州者齊之邑也公自齊邑至于魯鄆雖不見齊侯豈不可言至自齊乎非義本外公而書至

自齊也其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此諸相近之而未得春秋所書之旨

夏公圍成

左氏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珎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償子猶

為高氏後粟五千度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

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來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

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

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

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

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

是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

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以將以厭眾魯或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

火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楮尾餘胸決射七入者三寸聲子射五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駿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毋豎射陳武子中李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折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璫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着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死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別休雍斷其足鑿而棄於地

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經書公圍成而傳

成既不足信且宋公為魯卿齊事于曲棘之事俱未可信闕疑可也

穀梁曰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劉氏曰非也公失國

而圍成師在封內而書之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愚案宋伐鄭圍長葛齊伐宋圍緡則邑亦言圍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曰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辨見三月至自齊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氏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之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公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于子西也自是亂國而惡
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
離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
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非本義不歸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曰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玉城之
師于尸氏戊辰玉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
己巳劉子以玉出庚午次于渠玉城人焚劉丙子王宿
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

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
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
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
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
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成公般戌周而還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
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
無專事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

也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君王于彘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
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
嗣用遷邾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類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
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
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罔其有顛王亦克能
清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
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顛王甚神聖無惡於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
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
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
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
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蕩播越寘在
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
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
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受
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釐
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焉父聞子朝
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
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劉氏曰傳曰召伯盈逐王子
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
皆非也召伯既逐王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
奔平姑云召伯當作召氏者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
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為亂乎且召
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
經而叙尹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為比召氏所以書
于經者蓋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
于經者蓋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

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入者入于
成周耳公
年以入為篡辭故何氏解云上言天王著有
天子已明不嫌為篡是皆一字褒貶之辭也
穀梁曰周有入無出也寧天王出居于鄭豈可言無出
乎然則自內而出曰出自外而

尹氏呂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穀梁曰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此辭明而理迂

二十有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曰言在外也

梁曰公在外也並見二十六

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曰吳子欲圖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成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具師遇于窮今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也

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遺抽鉞刺王鉞交於脅遂弒主闔廬以其子爲嚙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據生氏言是公子光使鱄設諸弒僚春秋嘗諫首惡書曰

其時今僚亦有非光北面事之而後執之非其
其君何哉使子以光為當立以僚為篡必不書曰
曰國餘曰執其君必不書也之名分惡於眾而卑者
見或問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氏曰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郤將
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
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
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
也兵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
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棄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
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帥而告之將帥退遂令攻
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之投
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是令尹以言則

怒殺不耳經何以言楚殺其大夫卻宛乎使卻宛無
極之古以五甲五兵酬令尹不應先惟諸門左且無
繼之伐吳取賂之事遂能令尹信之也凡其所叙而
事皆不
近人情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秋會于扈令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
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
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
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成之

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云
之道也魯君子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
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
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
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禘經未見成周納公之事豈左氏見經書天王入于成
周與公居鄆之文而意之辨二十八左氏乃言君濫
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則非謀
納公非矣何左氏之不反覆而自伐歟

快爽弄

Q

羊曰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者也邾婁無大夫此何

以書以近書也陳岳氏曰小國近者多矣而獨書快邪

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曰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

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趙氏曰豈有

主人乎又豈有令客卻至境而後逆之中左說不逆人

情愚謂公非即安其家而如乾侯也不得即造晉之邾耳左氏叙子家子之言亦想來可據

二十有九年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穀梁曰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趙氏曰唁公不得入于魯

上愚謂以當時人情觀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

命也非我臯也季孫未必有是言也

冬十月鄆潰

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也曷為邪之君存

而爾潰者民逃其上若水之潰散也國可言潰邑亦可潰也豈有君存而收邑為邪之理

亦梁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梁之責昭公是矣然季氏之舉反見釋

焉是合其重而責其輕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案鄆猶在國故不書鄆若

二十九年正月不書乾侯者非也胡之始耳

穀梁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書人固存公也而乾侯

本義則其意可也除見或問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氏曰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予西弔子矯送葬

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

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子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

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夫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之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

禮也盟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
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天夫曰女盍
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
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非

義不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言不能外內也非之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氏曰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春秋書卒必有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
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
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
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
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

之民將實方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
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
之趙氏曰左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為其求名故書為
盜不與其名者則諸侯相殺而書名者是與其名乎
又云三叛人欲蓋而名章言其賊心不書其名矣夫
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叛人預知修春秋賊者不書
其名乎為是將以昭魯而歸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
也皆妄為曲說殊可怪也愚謂為人臣而品奔臯執
大焉左氏但反覆辨論有名無名豈知本哉惟不知本
故反覆論議數十百言無一語可采者春秋微而顯豈
在名與不名乎

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
有地也賢者孰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
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
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若
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夫夫之妻士之妻則未知臧氏
之母若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
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
與梁質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

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切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兩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

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劉氏曰公年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賤而數世外而通叛君之惡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漢書儒辨此多矣非紛牽者惑於辭也不若以大義檢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大祭有如叔術為者乎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才言邾黑何也別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

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李氏曰公穀亦以濫為邾邑而傳解

其無邾字之說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為別國故不繫於邾釋曰不書邾闕文也二傳不可通陳兵氏曰春

秋兄書外大夫來奔未有不言國者外大夫以地來奔亦未有不繫於國者如衛比宮結來奔邾庶其以漆問

丘來奔莒莒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斯黑肱以濫來奔亦莒慶庶其莒年夷一類也不曰國闕文明矣

傳不原其闕互相穿鑿皆狂贅之言也其言通濫為國苟通為國則當書濫子黑肱以濫來奔安可謂黑肱以

濫來奔哉又謂不言邾以別于邾皆不足取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案公固不能內

至此但此書公在乾侯非此之謂觀本義可見

取闕

公羊曰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公穀凡書邑不繫國者悉付之邾甚可笑也

夏吳伐越

左氏曰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薛人杞邾人城成周

心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

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

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使魏無同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經何不書之

而獨書韓不信乎

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穀梁知城成周為變之正而不

知成周非京師之舊又不知諸侯不親而大夫城之為非正可謂知言乎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家

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

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

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

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

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又失民

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忌

之矣雖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

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

才二也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

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

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

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夫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

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案少也之言乃謂夫之常事非也事君之也言不可以此餘非本義不錄

三傳辨疑卷第...

